

中國

專訪諾獎得主尤努斯  
格萊珉模式與中國

台灣

白色恐怖  
我的政治犯父母

國際

卡梅倫式國家利益  
英國脫歐勢在必行？

# 陽光時務週刊

iSunAffairs.Com

2013年5月30日 星期四 | 總第57期

## 90後擔大旗



ISSN 2305-4123



4 895016 603859

畫畫貼貼的人來說，我只能回到老本行去找尋人生的意義。設計畢業後，成為藝術系的學生，以藝術去尋找生命的根本。

現在我仍穿着當年的一件T恤（文化衫）——前幅：國難當前豈容坐視；背幅：風聲雨聲讀書聲聲入耳／家事國事天下事事關心。



色濃烈未受歐美敘事邏輯或藝術與商業市場宰制的電影，青年激蕩又溫柔的搖滾，勇猛得眩暈忿怨的行為藝術；我們瞥見從創傷與封閉凝煉出來的龐大能量迸發，看不見特權階層同等龐大的焦躁。當中年知青與他們的年輕追隨者從文化參與權順延至要求政治參與，並像火一樣遠遠燒出大門以外，老人們感

## ► 馮敏兒

1989：《星島日報》星期日雜誌記者

2013：週刊健康版記者

### 焚怒的狂情

我只能記得我想記得的事情，六四沒有改變過世界，只是某時某地的情緒反應。《惟有我永遠面對目前》只是坐在箱子（劇場）裏看着箱子（電視），有人要衝出箱子，不，是衝入箱子。衝上街頭、衝上北京的是陳木南，六四改變了的是他。

古時行刑是要大宣鑼鼓，廣為宣傳，當街示眾的，那就如一個生命劇場，它很重視「大結局」，很想大家能夠掌握每一個最細節的「驚世場面」，充滿意象，就像每個人自己的死亡一樣，細心刻劃，有人怕得像真的自己死了，亦可以磨練意志，參觀了地獄之門後，繼續遊覽大千世界。其實我們體內不都是無時無刻的殺場嗎？只要我們把歷史稍稍向後推，你就會發現一個比一個更殘酷的殺戮，虐殺個人意志，腐蝕人心，培養無情基因的魔鬼程式，一直禍延至今，教人狠心見死不救，那跟自殺毫無分別！但有些人選擇了死，你是阻止不了的，無論你多有「道理」，都戰勝不了他要「找死的道理」，無論是

六四時赴湯蹈火的學生，還是今天撞倒途人，還要再三輾過，唯恐不死的恐怖人心。只要我們回到更早遠的從前，就算最壞的壞蛋，他都可能比「恐怖人」更「好人」。

在《惟有我永遠面對目前》裏，我築起淺水游泳池，騎在注滿水的浴缸上搖動水花四濺，經歷了個人的生死時速，在哭泣、焚怒的狂情中，騎着浴缸逃亡。我不懂演技，我只是在你的面前，示範了我的生命，五臟六腑再無所遁形，再也不管，也管不了你是誰！我記得已逝的一代奇女子狄娜說過：「國是兒，不是母！」而母親總是願意為兒子犧牲的。

## ► 游靜

1989：《電影雙週刊》「閱讀都市」編輯／

2013：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

### 二十四年的政治啟蒙

那時候，我們並不犬儒。一塊曾經密封多年的土地，悄悄敞開他的門。我們開始聽見來自裏面、沸沸揚揚的人聲，既朦朧又清新的詩，對邊緣地區的質樸粗獷作深情凝視的小說，聲

到天地震動，依稀看見前世。那時候，我們並不犬儒，以為老人夠老，總有包容年輕、反省自身的智慧。我們何其幼稚。當坦克駛過長安大街，紅着眼的軍人持機關槍開始掃射，敢死隊向屠殺人民的解放軍死諫，我們前所未有地通宵哭墳，比面對親人瀕死都悲愴。是我們認同學生的反叛與委曲，因為我們也從沒有政治參與權，亦想穿着睡衣去談判？還是長期的殖民洗腦教育叫我們對這片鄰近地區有近乎偏執、脫離現實的文化認同情感？我們憤怒，因為我們以為那政權比我們認識的橫蠻。但我們認識嗎？我們前所未有地團結；上環有東西、中環有藝墟、電影編輯室一片黑、劉曉波是誰、聯署遊行、每人每天傳真至一百個不知名的號碼。那幾個月我們究竟有沒睡過？那是我們最優良的素質、最無畏的動力被喚醒，但我們不是面對所有事情所有時候都能夠這樣。為什麼不是？我們當時正義感爆棚，是因為我們天生品質優良，還是無法面對我們自身前所未有的害怕？我們害怕什麼？今天港媒像公務員一樣的「中立」教曉我們什麼？二十四年，正是一個年輕人長成的年歲。六四是我們的啟蒙，而真正長遠的政治覺醒與賦權，必須從自身出發。E